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九十一
至九十三



13
849
129



明 4 3
通 849
卷 12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一

習兵法 申令 示信 示閒暇

習兵法

兵法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公之武備也故言兵法者謂之司馬法焉繇太公以來能者間出踵而增之復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是為四種繇是行師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一

之道極其深趣矣大率用仁義禮讓者為之上以縱橫變詐者為之下歷代之為將者或達其善志臨敵而制勝或稽其要道著書以垂法篇籍斯著圖制咸在以至議論之流布部曲之講習皆可徵焉

周太公望為武王師尚父

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伐紂謀居

多撰六韜六卷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為本

隋唐志載太公

陰謀一卷太陰符鈴錄一卷太公金匱一卷太公兵法六卷又太公雜兵書六卷太公符伐陰陽謀一卷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一卷太公枕中訣一卷

孫叔敖為楚令尹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元戎或車在前

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元戎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

奪敵戰心

田穰苴為大夫景公尊為大司馬穰苴死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

穰苴兵法

隋書經籍志司馬穰苴兵法三卷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仁而下士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逐秦軍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

圖七卷藝文志魏公子
兵法二十一一篇圖十卷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親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爲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下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疆楚入郢北威齊晉

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漢書藝文志孫子有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魏文帝

註為三卷

吳起魏人好用兵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
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
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
為西河守

魏文志吳起有兵法四十八篇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為將軍而自以
為不能及孫臏疾之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威王
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大破梁軍孫臏以名顯天
下世傳其兵法

漢書藝文志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為秦太良造

秦官也

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有兵

法二十九篇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
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為善

項梁楚名將項燕子也避仇吳中嘗陰以兵法部勒
賓客子弟以知其能

項羽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
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爾子
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
竟學

漢韓信既破趙諸較効首虜休皆賀

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効

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爾

顧念

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乎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

經一謂兵法也忽入市毆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習

其勢非致死地人人自為

戰今即于生地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

所及也

藝文志韓信兵法三篇

廣武君李左車有兵法一篇

趙克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大

義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為軍司空令

黥布反擊走荆王劫其兵渡淮擊楚發兵與戰徐僮

間

三縣之間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

不聚一處分為三欲以相救出奇譎

或說楚相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

其地為散地

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多逃散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後漢耿秉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號將帥之畧
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嘗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
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
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闈問前後所上便宜方
畧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帝引秉上殿
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馮緄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圍安定郡將
知規有兵畧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
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上規計緣

馬援爲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
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討蜀破姜維之衆維退守劍閣
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
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城都
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
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
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王昶爲兗州刺史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
中奏之

賈逵自爲兒童戲弄嘗設部曲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有將率才授兵法數萬言逵終豫州刺史

蜀諸葛亮爲丞相率衆南征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吾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祗如此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經籍志諸葛亮有兵法五卷

吳朱才爲偏將軍爲人精敏又學兵法名聲始聞于遠近

晉陳勰特有才用解軍令武帝甚重兵官故軍較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勰爲魏文帝所待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陣圖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較標之勢勰悉結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

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嘗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宋沈攸之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據虎檻時王

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
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
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更致駭亂
敗之道也乃就軍請號衆咸從之

蜀李庠初至蜀趙厥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
謂所親曰李立序蓋一時之關張也以為冠軍將軍
宋王鎮惡初歸晉客居荊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
大事騎乘非所長開弓亦甚弱而意畧縱橫果決能
斷

梁杜龕崩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後歸元帝

亦為忠武將軍

後魏王宜弟為占授著作郎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
百六十

源賀為征南將軍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
畧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以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賀拔岳尖山人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
闇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
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邇

江忱之初

仕

歷諸王參軍好兵書將畧吳明徹來寇

明符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九

武成勅領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畧謂所親人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巳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吾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以身免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後周史寧爲大將軍荊州刺史盡識兵權臨敵指揮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

隋宇文欣爲驃騎將軍封英國公欣妙解兵法馭戎

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欣所建天下輒相謂

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者如此

史萬歲少英武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唐李靖少有文器材畧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

鄭元璿初仕隋爲右候將軍後歸國爲太嘗卿元璿少在戎旅久閑軍法高祖令巡諸軍教其兵事

裴行儉累爲大總管安撫使置軍營行陣部統尅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

請宅並密收入內

行儉初為倉曹參軍時大將軍蘇定方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

儉

魏元忠則天朝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盤屋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王忠嗣以父海沒於王事年九歲養於宮中及長雄毅有武畧玄宗以其兵家子與其論兵應對縱橫帝甚異之

樊澤建中初為都官員外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才尋兼御史中丞充和番使後至山南節度使

馬燧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倣儻善兵書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使燧畧涉群書尤善兵法大曆中為河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象以後貌象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後討魏博田悅悅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鑱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深壁不戰欲老燧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深進次倉口悅等夾洹水而

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今田悅與淄青鎮州三軍為首尾計
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
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
為諸公合而破之

郝廷玉代宗時為神策將軍時吐蕃廻紇犯京畿廷
王率兵屯中渭橋軍容使魚朝恩聞廷玉善戰欲觀
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為
陣箕張翼舒乍難作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
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訓練耳治戎若此

豈有前敵耶廷王凄然謝曰此非未較所長是臨淮

王之遺法也

臨淮王李光弼也

梁謝彥章幼事葛從周為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
兵法嘗以千錢於大盤中存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
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事太祖為騎將

王擅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畧初太祖鎮
大梁擅為小將

趙翊字有郎幼而剛毅器宇沉深既冠好書籍及壯
工騎射元精三畧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後唐周德威初仕武皇為帳中騎督久在雲中諳熟

邊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

高渤海裔人少好兵術釋褐右金吾衛曹參軍

李再豐為右武衛大將致仕再豐故鎮帥王鎔之裨

較家世從軍再豐粗通星氣式法之學每征伐戰陣

自用其法鮮有敗失軍中目為李靖

申令

師出以律易象明乎乃真武之善經春秋著為嘉話

在乎威克厥愛戒之用休示先甲後庚之期協三令

五申之典金鼓有節稽進退之宜鈇鉞必誅懲驕惰

之伍若乃申嚴示整出奇應卒約束素定防禁無越

喻以激勸縣諸信賞所麾咸集所戰必勝或著為新

令或脗合古法軍之善政其在斯乎

宋義為楚上將號鄉子冠軍北救趙下令軍中曰猛

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

漢韓信高祖三年為大將軍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

舍息也

夜半傳發

傳令軍中使發也

選輕騎二千人人

持一赤幟

旌旗之屬

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草謂隱於山間使敵不得

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直入拔趙幟立漢

幟若汝也

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

小飯曰餐破趙後乃

當共飯

諸將皆莫信陽應諾乃入趙壁擒趙王歇

周勃高后六年為太尉至北軍下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勃子亞夫封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大將軍下馬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帝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例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

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

者不拜天子為動容軼車

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弓弩令曰聞鼓聲而

縱聞金聲而止金謂鉦也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擊蘇茂於廣樂為劉永將周建所攻漢墮馬傷膝還營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日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敢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際諸

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岑彭爲大將軍建武十一年伐蜀與大司馬吳漢等會荊門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乃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蜀諸葛亮爲丞相治戎講武率諸軍北駐漢中及據武功五丈原著軍令上中下三卷

吳呂蒙爲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據城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晉齊王攸爲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

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飭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嘗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躋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管節度詳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向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俾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祇肅

宋柳元景爲冠軍將軍從孝武入討元凶元景宿令軍中日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因此破賊

唐竇執初爲高祖丞相諮議參軍時胡賊掠軍君令執討之不利乃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

李光弼爲兵馬副元帥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恃衆直逼其城光弼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遽令郝王倫惟貞往擊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歿以之少退者斬無捨遂大破賊軍

李晟德宗興元初爲副元帥既收復京城乃勒兵屯

於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佞上憑睿筭次順人心今得克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今已事成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郗士美憲宗元和申爲昭義軍節度使時討鎮州有兵馬使王言爲前鋒逗撓士美立斬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破

李遜爲忠武軍節度陳許潁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親羅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

嚴具示賞伐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

示信

夫荷推轂之任當鑿門之權非沈幾無以制勝非示
信無以御下必在夫絕憎愛一賞罰賞既明而足勸
罰既嚴而可畏故宣父以為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
也傳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又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庇也是知臨賊示信義遠矣哉若乃戍及期
而必伐兵當下而不停或約賞家財或克日必戰俾
敵人之服義得我衆之歡心故謀無不成功無不集
者也

楚司馬子反從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具堙上城兵司馬子反曰子之軍何

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

炊之折破人骸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

之也圍者古有見圍者掛馬而秣之秣以粟置馬口中攝者以木御其口不欲

令食示有畜積使肥者應客亦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大露情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厄則矜之矜憐小人見人之厄

則幸之幸僥倖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

馬子反曰諾諾受語辭勉之矣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

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楫而去之反于莊

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

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已

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

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

為我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貌猶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

絕子舍而止更令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太宋已知我雖短吾猶取此

然後歸爾示宋以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

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

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樊遲魯人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帥顏羽御邴洩為

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

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遲言乃

也踰

魏徐邈為梁州刺史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

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

威

蜀諸葛亮為丞相帥師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

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疆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呂興以郡內附武帝拜興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犍爲楊稷與將軍毛煦自蜀出交阯吳遣璜爲蒼梧太守討稷初霍弋之遣稷毛等與之誓曰若賊圍之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益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去殺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爲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訖期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與吳人交兵
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
隋何稠開皇末討桂州賊有欽州刺史竈猛力帥衆
迎軍初猛力徧徭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
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
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高祖意不釋其年十
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
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
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
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

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唐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顯慶五年討思結關候
斤都曼俘還東都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之叛
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關延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
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丐其餘命高
宗曰朕屈法伸恩全卿信誓乃命宥之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討田悅悅兵大敗先戰遂誓於
軍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
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示閑暇

傳稱好暇適臨事之宜志謂以舒得交兵之道夫制
勝則尚速示寇則宜逸故有攝飲於行陣數闔於城
壘解鞍而縱馬啓關而延敵故策畫可以先勝行伍
可以立成故能雍容而觀變驚憇而無撓其或卧息
旗鼓輕煖裘帶登樓而清嘯隱几而高談不匆遽以
失律務優游而集事者斯又得為將之大體也

欒鍼晉大夫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欒鍼見
于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公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暇暇問今兩國治

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整之

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

不得稍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免晚也

范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八年晉伐齊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范鞅門

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孟莊子

斬其柶以為公琴莊子孫子速巳亥楚雍門及西郭

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楊門齊西州綽門於東

閭齊東左驂伯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槓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

不恐

漢李廣為上郡太守時匈奴侵上郡廣上山匈奴數

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

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廣

今日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騎

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

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

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縱馬

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

後漢孔融領青州刺史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

所餘裁數百人流矢兩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

笑自若

蜀諸葛亮為丞相益州牧率衆南征屯於陽平遣魏

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

萬衆拒亮而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八十里所偵候

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

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晉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守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

之切向晚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南齊沈文季爲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正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
梁馮道根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多莫不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萬人出擊魏軍敗之

陳侯安都為仁威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高祖東討社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

唐郝處俊為淇江道副總管高宗乾封中高麗反叛處俊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眾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畧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二

威名

夫將之為用也戎昭果毅整軍經武號令精明辛棄競勸人不敢犯法在必行故能風生於三軍名震於鄰國折衝千里隱若長城茲所謂王者之爪牙生民之司命也繇是處以衛社稷則敵不敢加兵出以守

邊防則虜不敢近塞豈惟震讐虓虎叱咤風雲蓋亦
義勇兼聞策謀宏遠者也傳曰有威可畏又曰懷德
而畏威其是之謂乎

楚得臣為令尹與晉戰敗于城濮晉伐衛救之晉文公猶

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困獸猶鬪況國

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于顏色

曰莫余毒也已一云子玉為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若臣相慶

魏公子無忌在趙秦伐魏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

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

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

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吳起為西河守以拒秦韓甚有聲名

趙廉頗者趙之良將惠文王十六年頗為趙將伐齊

大破之取楊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李牧北邊之良將嘗居代鴈門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

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白起為左更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

蒙恬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眾北逐

戎狄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鎮匈奴漢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鄧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鄧都節舉邊為引兵去

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

對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憚如此匈奴患之

李廣為驍騎將軍在北平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趙充國為後將軍征西羌西至西部都尉府在金昌城

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

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

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闔而死可得邪

馮奉世為執金吾歷右將軍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

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辛慶忌為左將軍當時號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

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陳湯為西域副校尉誅鄧支單于後坐事徙燔煌太

守奏湯前親誅鄧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

徙安定

後漢齊武王演為更始司徒既破王莽軍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屋旦起射之塾門側堂也

彭寵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感於邊

岑彭為征南將軍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貴本越雋夷殺大守

枝根自立為王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光武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蔡彤為遼東太守數破斬鮮卑自是鮮卑震懼畏彤不敢復闕塞後率勵鮮卑往擊斬赤山烏桓塞外振讐彤之威聲暢於北方

陳俊為琅琊太守行大將軍事時琅琊未平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

賈宗字武孺大將軍復之子為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張堪為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李恂為武威太守坐事免歸鄉里會西羌反叛恂到

田舍為所執獲羗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陳禪舉茂才明漢中蠻夷反叛以禪為漢中太守夷
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

郭涼雖為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畧尤曉邊事有名北
方

徐淑為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鄧訓為護烏桓較尉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
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陳龜為度遼將軍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
近塞

种嵩為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叛復轉遼東太

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傅育為武威太守威聲聞於匈奴

第五訪為護羗較尉邊境服其威信

李膺為烏桓較尉虜甚憚攝以公事免官永壽二年

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

羗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

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

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段紀明久爲邊將威震西土其後賈詡察孝廉爲郎以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詡實非段甥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

公孫瓚爲降虜較尉兼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嘗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遠竄塞外

呂布初爲騎都尉便弓馬齊力過人號爲飛將

魏龐德爲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嘗言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嘗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于禁爲偏將軍太祖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齋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張遼爲前將軍屯合肥時孫權復叛文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初遼爲孫雄所圍遼潰出復入雄衆破走繇是威鎮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張郃爲盪寇將軍與都督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時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亦淵遂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

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初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後爲征西車騎將軍識變數猶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曹真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畧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夏侯淵從太祖起兵爲別部司馬每赴急疾嘗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較尉夏侯淵三日五

百六日一千

文聘為江夏太守典北兵委以邊事在郡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田豫為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蜀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率眾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會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振華夏曹公議徙都以避其銳

張飛為右將軍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

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諸葛亮為丞相出師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出

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賜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饗震亮卒及軍退司馬宣王

察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

馬忠為廩降都督威恩並立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關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

皆不及忠
陳叔至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嘗亞趙雲俱以忠勇稱

王平為鎮北將軍統漢中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
 在北境咸著名迹平同郡句扶為左將軍忠勇寬厚
 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後與張翼廖化並為大
 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旬後有張廖
 吳周瑜字公瑾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劉備領荊州
 牧詣京見大帝備自京還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
 松魯肅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
 帝獨與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
 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爾瑜之破魏軍
 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與帝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

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
 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

董襲為揚武都尉時大帝初統事鄱陽賊岑龍彭虎
 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
 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較尉
 張昭為輔吳將軍容貌矜嚴有威風大帝常曰孤與
 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朱桓為前將鈔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
 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
 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

甲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
度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
軍半渡因逼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
憚如此

晉義陽成王望初仕魏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
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
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畧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
王浚爲征虜將軍督江北諸軍事平蜀之役吳人大
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鍾御有方寇聞而退

荀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

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
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
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
呂卽等滅之

祖逖爲豫州刺史進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
南使成臯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
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時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
敢發逖卒始得意焉

索綝爲新平太守時劉聰將蘇鉄劉五斗等劫掠三
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嚮服賊

不敢犯

劉弘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鎮烏丸較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

周訪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聞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嘗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而訪不紀贍為鎮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嘗疾病六軍敬憚之

陶侃為廣州刺史初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

才劉沈謀反侃擊機破之執劉沈又遣部將討機所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後侃為征西大將軍督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喬輒領江州侃聞之遣將出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蓋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

召而殺之

劉毅爲荊州刺史初屬桓玄篡位與宋高祖何無忌起義兵桓玄聞毅及高祖何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

劉牢之爲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桓石虔從伯父溫入關叔父冲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特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宋沈林子從高祖討姚泓于長安林子威聲遠聞二輔震動關中豪左望風請附長安既平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檀道濟鎮廣陵率軍繼到彥之以討謝晦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共罪同

誅謂徐羨之也忽聞來至人情惱懼遂不戰自潰

劉胡爲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憚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周山圖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南齊桓康隨世祖起義權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避瘴無不立愈

梁韋叡爲輔國將軍既平合肥高祖詔衆進次東陵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張齊爲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

柳仲禮爲電威將軍鎮襄陽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

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

程文秀爲安遠將軍每戰嘗爲前鋒北齊深憚之謂爲程虎

陳歐陽頎爲衡州刺史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及荊州陷頎委質於勃周文育擒送于高祖釋之蕭勃

死後嶺南擾亂頎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頎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頎子紇已尅定始興及頎至嶺南皆懾伏

沈恪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緝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迪孝頃聞恪至退走

孫陽爲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增修城池懷服邊遠爲隣境所憚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河內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禁防嚴密裕遣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

趙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

奚眷少有將畧明元時為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為寇所憚

周觀為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河間公齊初坐事免官爵會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大武授齊前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克仇池威振羗氏復賜舊爵

陳留王崇為荊州刺史從大武討蠕蠕別督諸軍出

大澤越祁山威懼漠北

叔孫建為廣河鎮將群盜斂跡威名甚震後為徐州刺史大武以建威名甚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建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數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畧青兗輒不為寇

古弼為西安將軍鎮長安甚著威名

陸真為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眾五千據冶容堡真擊破之斬昌等并誅其黨與雍州民夷莫不威服在鎮數年甚著威稱

周幾爲寧朔將軍大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於外境

辛紹先爲下邳太守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行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逕屯呂梁尉元爲統萬鎮都將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風震徵爲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未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回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宴遠近恬然城陽王長壽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

甚有威名

長孫稚爲楊州刺史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長孫肥爲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

穆羆爲征東將軍出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是部內肅然莫不敬憚
庾岳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嘗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李陽爲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其下每有戰功軍

中號曰李公騎

鄭模爲安東將軍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

鄭楷爲伏波將軍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故時人語曰摸鴛鴦付鄭楷

李崇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崇沈深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劉藻爲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里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里等斬之以殉

群氏震懼

楊大眼初以軍敗不能禁徙爲營州兵後徵爲平南將軍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爲將帥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懼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大眼爲荊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青布而射之召諸蠻

渠桓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

崔延伯善將撫得衆心與奚康生楊大眼為諸將之冠延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樊子鵠為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

韓茂膂力絕人又善騎射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

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

賀拔勝為荊州刺史將圖襄陽乃攻馮翊安定鄠城

等平之時有梁人書勅蕭續續梁武帝子鎮襄陽云賀拔勝北

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李密爲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慕容紹宗東魏末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等討之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

王則爲三荆二襄南雍六州都督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

上黨王渙以交宣天保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時進裝之橫等威名甚盛

盧潛在淮南十二州任總軍民太尉大樹風績甚爲陳主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

高昂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服於昂

東方老爲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

斛律光爲大將軍左丞相與祖珽穆提婆不協誣光謀反殺之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懼

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初宜陽之役光謂周人曰歸我七
年人不能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
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
未嘗伐功

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行臺尚書周人寇雒州永業
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武成河清末徵爲太僕
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雒人請騷動
傅伏爲東雍州刺史後降于周周帝謂後主曰朕前

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爲傅伏能守城不
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
酒

後周李弼魏末爲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
侯醜奴弼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
當李將軍

蔡祐爲平東將軍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
鐵鎧所向無前敵人或曰此是鉄猛獸也皆速避之
獨孤信魏末爲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有
奇謀大畧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

勢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震隣國東魏將侯
之南奔梁也魏收為掇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字
又氏乃亡為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其為隣國所重
如此

韓果魏末為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
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
號為着超人太祖聞之笑曰着超之名寧減飛將
韋瑱為瓜州刺史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
夏懷之

陸騰為隆州總管蠻獠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

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
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

王德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
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羗率服

怡峯為車騎大將軍與諸將征討每皆克捷沈毅有
膽得士卒心當時號為驍將

達奚寔為大行臺郎中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
都督楊山武拒魏於關東魏人甚憚之

陳忻為驃騎大將軍時東魏為雒州刺史獨孤永業
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嘗令間

謀觀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為寇

丁軌為上大將軍解徐州之圍擒陳將吳明徹遂為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于翼為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寇抄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嚴斥侯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楊標為建州刺史領車箱及齊神武閭王壁乃命侯景趣齊于嶺標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標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敢遂退還河陽其見

憚如此

裴寬為車騎大將軍鎮孔城十三年與齊雒州刺史獨孤永壽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若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嘗戒其所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裴孝仁為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畧

梁士彥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洪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字支神舉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後周崔弘度說之子襲爵為安平縣公至隋開皇初為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後梁蕭瑄來朝帝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

隋源雄初仕後周為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

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陳平後突厥來朝高祖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帝命左右引突

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顧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為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舳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

即江神也清河素所封郡

長孫晟為秦州道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突厥達頭晟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別晟同宴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

司

魚俱羅為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跡不敢畜牧於塞下

杜彥為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為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高祖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為邊患以素為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

李寬驍勇善戰幹畧過入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

李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後為朔州

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

賀婁子幹為上大將軍開皇中虜寇泥洮二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

史萬歲為河內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弘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問曰隋將為誰侯騎報史萬歲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

先是萬歲除名配燉煌為

戊卒每與戊主同行輒入 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 戊侯騎曰是也達頭聞之 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反擊大破之斬數千 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而還

吐萬績為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 以績有畧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

揚武通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有功拜左武衛大 將軍時黨項羗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 二州總管以鎮之

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撫士 眾討擊郡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

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抱長鎗不畏官軍下萬眾只 畏榮公第六郎

陰世師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黨項羗屢為侵 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為戎 狄所憚

元胄歷豫毫等州刺史開皇中突厥屢為邊患朝廷 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

韓僧壽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鷄頭山破之後為蔚 州刺史突厥甚憚之

達奚長儒為夏州總管六州方鎮都將事匈奴憚之

不敢窺塞

智若誼為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為夷狄所憚

李崇為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備其威畧爭來內附

王辯為武賁郎將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并進兵擊之所在皆捷為群賊所憚

唐闕稜齊州人隋末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署稜為

左將軍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輔公拓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繇是各無鬪志或有還拜者

李大恩為代州總管率兵鎮鴈門突厥頡利可汗與苑君璋尋率兵圍之大恩拒戰賊遂敗走俄而突厥復以盛兵來寇大恩遣刺史王孝基出戰一軍皆沒賊進圍崞縣大恩衆寡不敵據城自守賊憚其勇亦不敢逼月餘引兵而去

河間王孝恭高祖武德中歷總大藩專制方面及平

輔公拓之後吳楚尅定閩越服從威名大盛
李靖武德中副河間王孝恭平蕭銑輔公拓後爲東
南道行臺兵部尚書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拓
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

程名振貞觀末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
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

薛仁貴高宗顯慶中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上元
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召拜右領軍
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彌等於雲
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

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
黑齒嘗之開耀年爲河源軍副使在軍七年吐蕃深
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

程務挺則天文明中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
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
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
則天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
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

唐休璟聖曆中爲梁州都督假節隴右諸軍州大使
久視元年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衆數萬屯於洪源

各將圍昌松縣休璟以奇兵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
斬首三千餘級是後吐蕃使朝宴于大極殿屢覘視
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
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益加歎異降璽
書勞勉擢拜右武衛大將軍

賀蘭進明玄宗天寶中爲北海太守本郡招討使祿
山亂進明訓兵千人引之渡河以張平原之勢收河
北郡縣賊徒振懼朝廷壯之

來瑱爲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肅宗以瑱有武畧尤
加任委遷兼御史大夫比收河維屢挫賊鋒賊頗來
攻皆爲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爲來嚼鐵

郭子儀爲中書令領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鎮河中
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雜虜及山賊任敷
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寇先後數萬人略
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數其
反京師震恐悉徵子儀子儀至涇南而虜已合子儀
大軍僅萬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
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迺光當其西朱元宗當其
北子儀率甲騎三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
此誰也報曰郭令公迺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

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從其來
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迺
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
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
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
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迺紇曰謂令公沒矣不
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
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
衆今力不敵奈何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
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

令公來虜初疑皆持蒲注日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
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迺
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飲以
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子儀性忠信事上誠盡田承
嗣方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掣
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
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皆過絕獨子儀封
幣經其境莫敢留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
李光弼爲江北副元帥議者稱自艱難已來唯光弼
行軍治戎沉毅有籌畧將帥中第一後爲河南淮南

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出鎮臨淮時田神功平
 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充鞅來瑱
 於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
 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
 名相繼赴闕

崔寧蜀之偏將初蜀劍山賊擁絕不通道代宗憂之
 嚴武薦寧為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繇是有名
 辛雲景大曆中為大原節度廻紇恃舊勲知朝廷優
 容之每入我界必肆貪狼之性至太原雲景以戎狄
 之道待之虜畏雲景莫不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

烽警之虞

段秀實大曆末為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
 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陽惠元德宗建中初為神策京西兵馬使忠勇果毅
 多權畧稱為名將

張萬福建中初以和州刺史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
 淮路令兵守埭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
 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
 改鄉名正者所以表卿也朕以為江淮草木亦知鄉
 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身也復賜名萬

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
兵士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
李晟與元初爲神策軍使與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同
討朱泚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清
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自表飾
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
其先識以奪其心爾及其克京城至于白華忽有賊
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
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及爲四鎮北庭行營副元
帥吐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

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五人必爲我憂乃
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請和郎請盟復欲因
盟以虜瑊因以賣燧

馬燧與元初爲河東節度領晉慈隰節度兵馬副元
帥德宗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
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
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
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
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
李觀貞元初爲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

李晟表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郝玘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廷後爲涼州刺史玘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玘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郝名以懼之十三年簡較右散騎嘗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紀綱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隴下

李景略貞元中爲侍御史豐州刺史西授降賊使豐

州北扼廻紇廻紇發使來中國又其通道前爲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廻紇遣梅錄將軍隨中宮薛盈珍入朝景略思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人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殞欲申弔禮乃登高隴位以待之梅錄俯俛前而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廻紇使至景畧皆坐拜之于庭中繇是甚有威名後爲河東節度李說行軍司馬廻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過景略叱之梅錄

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
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
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略皆嚴憚

王佖貞元中爲神策將軍吐蕃寇涇原似伏卒擊尚
結贊幾獲之繇是深爲所畏

范希朝貞元中爲振武節度使異蕃雖鼠竊徇益必
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
乃史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
爲橫希朝自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克國
段佑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爲西蕃畏懼

劉潼貞元末爲保義軍節度隴右經略等使蕃戎
之不敢爲寇

郝士美以憲宗元和初爲昭義節度使討王承宗于
時四百七八鎮聚兵十餘萬士美兵事最理威聲甚
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
間稱之

野詩良輔元和中爲鳳翔大將與靈武大將史敬奉
涇原將郝岷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
旣與大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妄語曰若不妄
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裴度以穆宗長慶二年自河東節度除東都留守至關又以度爲司空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初度發太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奏復書皆許退兵度不敢發以其書奏穆宗穆宗喜因遣中使宣慰克融并廷奏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於途中命度更發書與廷奏度書四言朝謝後即歸留務中使見書慮廷奏知度東歸無兵權即背前約遽請度易其即歸之辭并上其書草穆宗方憂深州之圍得度前後書喜甚及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復得兵符

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少在西蜀素

熟蜀人情至是用寬政嚴靜有斷蠻夷畏服長慶二年雲南寇黔中觀察使崔元上言朝廷憂之不及乃詔報文昌文昌走一介之使以遇之蠻寇遂退薛平爲平盧軍節度使敬宗寶曆元年五月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尚書不踰月復檢校司空初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其一淄青齊登萊五州平領之及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全軍討伐不勝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

突將馬狼兒爲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勤并其衆以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十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所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塲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繇是遠近畏服平之威畧平在鎮六周歲兵甲犀利并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月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平比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大破回鶻烏介可汗繇是威加

北狄

李罕之僖宗末爲河南尹每討賊無不擒之曾縱兵于蒲降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罕之至則下焉自此目爲李摩雲

梁王重師唐僖宗文德中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兗鄆擢爲都指揮使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於齊魯間凡經百餘戰繇是威振敵人

王彥章累典禁兵從太祖征伐所至有功嘗持鐵鎗衝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爲王鐵鎗後唐莊宗初爲

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比舟人解之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

牛存節開平中爲鄆州節度使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於境外

謝彥章以末帝貞明中爲排陣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與彥章同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謂我軍行陣整肅則相

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後彥章爲賀瓌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侯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僕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因謀叛聞晉人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多益辨唯彥章有焉

後唐史建瑋爲招德軍較梁將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瑋爲前鋒與總管周德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

計敵人不致芻牧皆相戒曰宜避史先鋒
周德威小字陽五從武皇爲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
月汴將氏叔宗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
衆謂之夜叉言於叔宗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
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
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
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
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
縱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搥擊墜馬生擒以獻繇是知
名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

蕭殺之風中興之初號爲名將及其歿也人皆謂之
符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
策制勝動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者近代之良
將也

安金全爲騎將時梁國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
出必爲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爲五道
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
夏魯奇初在梁事王彥章爲軍吏與主將不協遂歸
于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故城之戰軍中識魯奇皆
懼之曰此乃夏七也北師嘗言王彥章驍勇畏之魯

奇曰王鐵鎗膽如芥子吾最知之無足可畏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蜚不敢犯境

漢朱漢賓為安州節度使至郡葦年敵不敢犯一境賴之

周安審暉仕晉為鄧州節度晉祖幸鄴安重榮據當一起兵襄陽帥安從進與之連謀南北俱起從進率襄漢之衆攻南陽州無城壁僅守署衙而已賊逼城下審暉登陴召賊帥而讓之以審暉家世戰將聞其言愧畏而去從進不能止二安平就加太尉

終

